

現有甲骨文字典詞典及其存在的問題概述

毛祖志

（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摘 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現有的甲骨文字典詞典做簡要介紹的同時，選取《甲骨學辭典》、《甲骨文字典》、《簡明甲骨文詞典》、《甲骨文字辭典》等四部著作作為案例，對現有相關著作所存在的問題做具體的分析，以期能夠在此基礎上，汲取教訓、總結得失，為編纂出更為理想的甲骨文辭書做準備。

關鍵詞：甲骨文字典、甲骨文詞典、甲骨文辭典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existing dictionaries of oracle bones inscriptions, at the same time, to select four books among them as cases, to make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of theirs, in order to learn lessons, summarize gains and losses, prepare for compiling a more ideal the oracle dictionary.

Key words: The Characteral Dictionaries of Oracle Bones Inscriptions, The Wordal Dictionaries of Oracle Bones Inscriptions, The Phrasal Dictionaries of Oracle Bones Inscriptions

一 現有的甲骨文字典詞典

迄今為止，用於查檢甲骨文的工具書大致可分為「文編」、「字典」、「詞典」、「辭典」、「類編」、「詁林」等六個類別。這六類工具書關係密切而又各具特點。

「文編」，也稱作「字編」，以收錄字形、展示字形演變規律為主要目的，不涉及字義，也極少對造字意圖做解釋；其濫觴可上溯到一九一六年羅振玉編輯出版的《殷虛書契待問編》¹；可以《殷虛文字類編》（1923）、《甲骨文編》（1934）、《續甲骨文編》（1959）、《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2001）、《新甲骨文編》（2009）、《甲骨文字編》（2012）為其代表。²

「字典」以單字為單位，以解釋單字字義為主要目的，有時也根據字義對造字意圖做相應的說明；日人高田忠周一九一九年所著的《古籀篇》為文字學史上第一部涉及到甲骨文的字典³；可以《簠室殷契類纂》（1920）⁴、《甲骨學文字編》（1933）、《甲骨文字字典》（1987）《甲骨文字典》（1988）、《新編甲骨文字典》（1997）、《甲骨文字辭典》（2016）為其代表。⁵

¹ 據宋鎮豪先生所編纂的《百年甲骨學論著目》中有關字書的目錄，在《待問編》之前尚有日人林冰他所編的《甲骨金文字典》，但其書多方尋找未得，出版編撰情況不得而知。在這裡我們還是遵從通行的說法，以羅氏的《待問編》為甲骨學上的第一部甲骨文字編。參見李學勤：《〈甲骨文字編〉序》，收入李宗焜所著：《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3，所引內容在頁1。

² 羅振玉：《殷虛書契待問編》（自印本，1916年）。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決定不移軒石印本，1923年）。孫海波：《甲骨文編》（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4年）；孫海波：《甲骨文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金祥恒：《續甲骨文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年）。沈建華、曹錦炎編：《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沈建華、曹錦炎編：《甲骨文字形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沈建華、曹錦炎編：《甲骨文字形表》增訂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³ 其書先按《說文》排列字頭。每個字頭下列有具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其字未在甲骨文中出現的，則只列金文中的代表字形；反之亦然）。每個字形下都有簡略的說明文字，標明該字形的出處，給出該字形出現的相應辭例，對字形作簡要的說解，對字義及其用法也作簡要的說明，是一部體例相對完備的古文字字典。〔日〕高田忠周：《古籀篇》（全五冊）（臺北：大通書局，1982年影印說文樓1919年藏版）。歷史上第一部專門對甲骨文字做字釋的著作是王襄先生於一九二〇年所撰寫的《簠室殷契類纂》。李學勤先生認為《簠室殷契類纂》是繼羅振玉的《待問編》之後，體例更為完備的甲骨文編。我們認為，王先生此書既有字形又有字義說解（儘管簡略）又還附有辭例，更符合作為一部「字典」的標準。因此我們就將它列於字典的類別之下了。參見李學勤：《〈甲骨文字編〉序》，收入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3，所引內容在頁1。

⁴ 參見本頁註3。

⁵ 〔日〕高田忠周：《古籀篇》（全五冊）（臺北：大通書局，1982年影印說文樓1919年藏版）。王襄：《簠室殷契類纂》（天津：天津博物院，1920年）。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33年）。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年）；〔日〕小林石壽：《甲骨文字字典》（東

「詞典」是對語言單位中的「詞」的意思做出解釋（包括實詞、虛詞），較少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字形和造字意圖；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甲骨文詞典」當是趙誠先生一九八八年初版的《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⁶；可以《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1988）、《簡明甲骨文詞典》（1992）、《甲骨文虛詞詞典》（1994）為其代表。⁷

「辭典」是對甲骨文字所記錄的語言單位中的「詞」以及大於詞的單位「短語」的意思做出解釋；可以《甲骨學辭典》（2009）為其代表⁸。《甲骨文詞譜》（2013）雖然以「詞」標目，但多有對「短語」的解釋，因此也應該歸於「辭典」這一類別。⁹

「類纂」以對某字出現在甲骨文中的所有辭例進行分類編纂為主要目的；可以《殷墟卜辭綜類》（1967）、《殷墟甲骨刻辭類纂》（1989）、《甲骨文通檢》（1999）為其代表。¹⁰

京：木耳社，1987年）；劉興隆：《新編甲骨文字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第二版（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年）；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第三版（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4年）；〔日〕落合淳思：《甲骨文字辭典》（京都：朋友書店，2016年）。這裡需要說明的是，落合先生的著作雖然名為「辭典」，實際上也還是對單字構形及其字義做出解釋，因此也歸為字典一類。落合先生在此前出版有《甲骨文小字典》一書，其性質和編排方式與《甲骨文字辭典》相類似，只是在篇幅上相對較小，收字相對較少（收字三百餘個），可看作《甲骨文字辭典》的簡略本。參見落合淳思：《甲骨文字小字典》（東京：築摩書房，2011年）；其中譯本於二〇一八年出版，參見落合淳思著，劉幸、張浩譯：《甲骨文字小字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⁶ 第一部以「詞典」命名的出版物為孟世凱先生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初版的《甲骨學小詞典》。但孟先生的這部「詞典」的條目多超出了「詞」的範疇。比如卜辭中「往來無憂（孟先生釋此字為『禍』）」、「帝其命風」這樣確定無疑的「語」被當作是一個詞的條目來解釋顯然是不合適的。因此，我們不將孟先生的這部著作當作是一部詞典。事實上，孟先生自己也發現了這個名實不副的問題，在「小詞典」擴充再版時就被改為《甲骨學辭典》。參見孟世凱：《甲骨學小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孟世凱：《甲骨學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⁷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崔恆升：《簡明甲骨文詞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崔恆升：《簡明甲骨文詞典》，增訂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⁸ 參見本頁註6。

⁹ 孟世凱：《甲骨學小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孟世凱：《甲骨學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朱歧祥：《甲骨文詞譜》（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朱先生的著作雖名為「詞譜」，但有許多條目是「詞」所不能範疇的，如「王賓歲」、「于此」等，因此，我們將這部著作看作是「辭典」。

¹⁰ 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東京：東京大安書店，1967年）；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增訂本（東京：東京汲古書院，1971年）。姚孝遂、尚丁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饒宗頤、沈建華編：《甲骨文通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這裡有必要指出的是，《甲骨文通檢》按內容分為五冊，分別是第一冊（先公先王、先妣、貞人分冊，出版於1989年）、第二冊（地名分冊，出版於1994年）、第三冊（天文氣象分冊，出版於1995年）、第四冊（官職人物分冊，出版於1995

「詁林」以匯集各家對某個字的考釋意見為主要目的；可以《甲骨文字集釋》（1965）、《甲骨文字字釋綜覽》（1994）、《甲骨文字詁林》（1996）、《甲骨文字詁林補編》（2017）為其代表。¹¹

上面對甲骨文工具書所做的分類，體現的是一種各司其職的理想狀況，實際上這些工具書之間的關係是比較複雜的，常常表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勢態。從命名上看，多有名實不相符合的情況，如我們在上頁「註 6」裡提到的「詞典」與「辭典」不分。從實質上講，甲骨文本來就牽扯甚多，對字形的羅列往往就牽涉到構形與字義的解釋，所以以釋義為主要目的的《甲骨學文字編》，又排列字形又解釋構形也就顯得不那麼奇怪了；而高田忠周的《古籀編》，從當時所具備的條件來看，所列字形是比較豐富且具有代表性的，單從這一點上來講，又何嘗不可以將這部書的相關部分當作「文編」來使用呢！與甲骨文相關的工具書當然也遠不止上面列舉的那些，據《百年甲骨學論著目》中的記載，截止到上世紀末，中外與甲骨文字詞有關的辭書大約有五十三部。¹²而我們行文的目的是對相關情況做簡單的梳理，並不對這些書籍做通盤的統計和全面的介紹，因此這裡只選取了較為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新近出版的相關辭書我們還列舉了一些，請參看下頁「註 13」裡的內容），希望能夠達到藉此一斑以窺全豹的效果。

從上面所列舉的工具書的出版時間我們可以看到，大致上「文編」類、「字典」類的工具書是最為早出的，最為晚出的則是「詁林」類、「類纂」類的工具書。這也是學科發展的規律性使然。在甲骨文的最初階段，人們對甲骨文所知甚少，辨識文字了解字義詞意是研究者的第一要務；但到了對甲骨文的研究比較成熟的階段，因為甲骨著錄材料的相對豐富、相關研究成果的相對斐然，編輯大型纂詁類工具書以便於相關學者的參考使用也就勢所必然了。這裡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們對上述甲骨文工具書所做的分類，根據的是當今辭書領域通行的分類方法，用這種方法去考量早期分工還不那麼明確的相關出版物，會有各種例外也就在情理之中。這也就是說，雖然真正意義上的甲骨文字典、詞典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後期才正式出版，但在事實上，大致合乎我們後來對字典、詞典定義的著作早在上世紀二三〇年代就已經出現了。只是由於甲骨學在當時屬於草創時期，材

年）、第五冊（田獵分冊，出版於 1999 年）；與前兩種著作不同的是，《通檢》不給相關辭例而只是羅列相關辭例的出處。

¹¹ 李孝定主編：《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 年）；松丸道雄、高嶋謙一編：《甲骨文字字釋綜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 年）；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何景成：《甲骨文字詁林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

¹² 對本世紀出版的檢索甲骨文的工具書，我們文中也列舉了一些，但也只是舉例性質的，遠遠夠不上全面。

料的不夠豐富，加上學者的相關認識還有待提高，也就導致了這些書籍會有釋義不夠準確、義項尚欠分明、體例尚待完備等各種問題；而到了上個世紀八〇年代後期，甲骨學經過了將近九十年的發展，無論從學者的水平、取得的成果、所出的著作來看，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舊有的字典、詞典類工具書已經滿足不了當時的需要了，學界急需一部便於初學者學習，又能總結之前的研究成果方便學者利用的工具書，這也是為什麼到了上個世紀八〇年代後期會湧現出這樣一批字典、詞典的原因之一。

二 存在的主要問題

這批字典、詞典對甲骨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是不爭的事實。但截止到本文開始寫作的今天，離最為晚出的《甲骨文虛詞詞典》的出版也已經二十五年了。也就是說，在將近有三十年的時間裡，整個中國沒有一部新的體例較為完備的甲骨文字詞釋義的著作問世。¹³ 這與新世紀之後整個中國的古文字學勃興、新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形成了強烈的反比。就像早期的相關著作滿足不了八〇年代的需要一樣，這批出版於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的書籍也不能滿足當下學科發展的需要了！¹⁴ 下面我們就這個方面，以孟世凱先生的《甲骨學辭典》（以下簡稱「《辭典》」）、徐中舒先生的《甲骨文字典》（以下簡稱「《字典》」）、崔恆升先生的《簡明甲骨文詞典》（以下簡稱「《詞典》」）落合先生的《甲骨文字

¹³ 這期間出過一部《殷墟甲骨文實用字典》。參見馬如森：《殷墟甲骨文實用字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年）。後又於二〇一四年出了新版，參見馬如森：《新版殷墟甲骨文實用字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4年）。這部字典實際上是作者將上世紀九〇年代所出版的《殷墟甲骨文引論》下編《可釋字形音義簡釋》抽出擴充後的單行本。參見馬如森：《殷墟甲骨文引論》（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7年）。這期間還出過一部《甲骨文常用字集字字典》。這部字典以收集字形為目的，並不對字義作解釋，按照我們的劃分，相當於一部小型字編。參見王大鵬、邵莉：《甲骨文常用字集字字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年）。最近劉釗先生主編了一部《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也是只列字形而不解釋字義。參見劉釗、馮克堅：《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陳年福：《甲骨文字新編》（北京：線裝書局，2017年）；陳年福：《實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9年）；後者是前者增刪之後的版本，書中對甲骨文字字形和字義都做了解釋；所釋字義比較簡略，有些字在甲骨文中的常用義沒有登入（如卜辭中有大量的「禾」用為「年」，該書在「禾」字頭下就失收了「年」這個義相），而有些釋義卻又特意超出了甲骨文的範圍，每個義項之下也未附相應的辭例。這些新出的甲骨文辭書雖然都以「字典」標目，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其體例都不夠完備。

¹⁴ 在新世紀這些書籍大都有再版，有的還做了一定的修訂。如我們在前面屢有提及的《甲骨學辭典》就是《甲骨學小詞典》修訂之後的版本；《簡明甲骨文詞典》也在二〇〇一年出版了增訂本；《甲骨文字典》分別在二〇〇六年和二〇一四年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

辭典》(以下簡稱「《字辭典》」)為例¹⁵，來談一談我們所看到的問題。

(一) 字形上存在的問題

字形是釋讀甲骨文最外在最基本的層面。如果字形有問題，就會對進一步的考字釋義等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字典、詞典的主要編撰目的是解釋字詞意思而不是排比字形。但如果不收或所收字形有問題，就會使讀者難以將著錄書籍中的甲骨字形與辭書上的楷書或篆書字形聯繫起來，從而為查找不到要查的那個字而苦惱。當然不能要求以釋義為目的的辭書對每個字的所有形體都加以收錄，但既然收錄字形，就應該至少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是所收字形的摹寫或截圖必須準確，二是所選字形必須典型而有代表性。字形摹寫和截圖的準確容易理解，這裡無須贅言。所謂代表性指的是同屬一字形體差別較大的那些字形。列舉這些有代表性的字形，才更容易將辭書上的字與著錄書上的字對應起來，否則就失去了以字形來辨識文字的意義。但是上面四部辭書都存在所選字形不夠典型的問題，茲舉一例以作說明。

四部辭書都收有「伊」字。在這個字頭下，《辭典》出有「𠂔」、「𠂔」、「𠂔」等形，《字典》出有「𠂔」、「𠂔」、「𠂔」等形，《詞典》出有「𠂔」形，《字辭典》出有「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¹⁶在甲骨文中，「伊」字還有「𠂔」、「𠂔」、「𠂔」等形。如果讀者在閱讀甲骨文而遇到四部辭書裡所沒有列出的字形時，即便是翻閱到了「伊」這個字頭及其條目，也會對這些字形是否是同一個字而產生疑惑的。

第二個問題是字形摹寫的失真。

劉釗先生在《書馨集》中說，對字形的研究越來越呈出精密化的趨勢¹⁷，陳劍先生也說當今的字形研究甚至到了關注筆劃的微觀層面¹⁸。最近陳劍先生能夠成功將甲骨文中的「𠂔」釋為「徹」字，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發現這個字是從「丑」

¹⁵ 之所以選擇這幾部著作為例，首先是因為這幾部著作性質一樣，都是對甲骨文裡面的字詞的意思做解釋（儘管所釋的語言單位有大小差別）；另一個原因是這幾部著作所收字詞較全、體例也比較完備，一般的學習者與學者都有較多的使用。落合先生的《甲骨文字辭典》，由於未有中譯本，在中國的讀者尚不多，但其性質與其它三部著作一致，更為可貴的是，這部著作代表了日本對甲骨文字義詞義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為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現狀提供參考。為了行文的方便，我們在總稱這四部著作時，有時會使用「辭書」一詞。

¹⁶ 《辭典》，頁 252；《字典》，頁 881；《詞典》，頁 224；《字辭典》，頁 12。

¹⁷ 劉釗：《書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500。

¹⁸ 陳劍：《〈釋殷墟甲骨文裡的「遠」「𠂔」(邇)及有關諸字〉導讀》，收入裘錫圭：《中西學術名篇精讀 3·裘錫圭卷》（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293-295。

而不从「又」這樣一個事實。¹⁹而《甲骨文字編》(以下簡稱「《字編》」)誤將其所从的「丑」摹作了「又」。如果盲目信從了《字編》所給出的字形而不去找著錄書籍來加以核對,那麼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這個字恐怕是釋不出來的。可見各種古文字書籍(當然也包括辭書)能否忠實客觀的展示字形,往往是某些文字能否被正確考證出來的關鍵。也是出於這個原因,《辭典》、《字典》、《詞典》、《字辭典》都沒有對這個字做出正確的摹寫與釋讀。²⁰

在《辭典》和《詞典》中有字被摹寫為「𠂔」、「𠂕」等形。²¹如果根據這幾個字形,人們會很容易將該形理解从攴从木的「条」字。但是按照「条」來理解,很多卜辭就會解釋不通。如卜辭中有「条遣」一語,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得到過合理的解釋。實際上,這個字的形體是「𠂔」,下部所从的是「𣎵」而並非「木」,根據陳劍先生的考釋,這個字應該被釋為「𠂔」讀為遭遇的「遭」,「遣」應該讀為「譴」或「愆」;「条遣」就是「遭譴(愆)」,在卜辭中是「遭遇過錯、災患」的意思。²²相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下面再略舉數例。

《辭典》將本該為「𠂔」(《合集》13629)的形體摹為了「𠂔」、「𠂕」等形,兩者的區別是前者中間一豎刺入了眼睛;可能是因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辭典》便將該字置於了「𠂔」這個字頭之下,實際上這個字就是「民」,²³《辭典》將這個字與「民」分列開來顯然是有欠妥當的。²⁴《字典》將本該為「𠂔」(《合集》26189)的形體摹為了「𠂔」,兩者的區別是前者下面一橫明顯拉得更長,²⁵可能是因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字典》便認為其字下部所从的「𠂔」與「丰」所从的「𠂔」是同一個形體而將這個字形誤置於「丰」這個字頭之下了。²⁶《詞典》

¹⁹ 陳劍:〈釋甲骨文「徹」字異體——據卜辭類組差異釋字之又一例〉,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1-19;所引內容在頁1-2。

²⁰ 《字辭典》摹寫了多個字形,將其中一個字形中的所謂的「又」摹作了「丑」,並在字頭「𠂔」下括註了「𠂔」。《字辭典》雖然注意到了該字有从「丑」的形體,但在對字形的說解中,把从「丑」當作一種例外,沒有更一步認識到該字所有的形體都从「丑」的事實。《字辭典》,頁465。

²¹ 《辭典》,頁304;《辭典》引用辭例時,將出自《合集》11484的辭例誤為《合集》11848。《詞典》,頁305。

²² 陳劍:〈釋造〉,收入所著《甲骨文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127-176;所引內容在頁145、頁148。

²³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以下簡稱「《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715;李宗焜:《甲骨文字編》(以下簡稱「《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89。

²⁴ 《辭典》,頁289。

²⁵ 兩者的區別還表現在:前者的這一橫是一個俯角,後者的這一橫被摹作了是一個仰角。《字典》表明的該字形出處為《續》5·28·4即《合集》26189。

²⁶ 《字典》,頁689。

將本該為「𠂔」(《合集》21035)的形體摹為了「𠂔」,後者不但將左下角的菱形誤摹為圓形,而且右旁的人形更是被摹寫得面目全非,²⁷《詞典》根據這個形體而將該字釋為「坐」當然是靠不住的²⁸。《字辭典》將本該為「𠂔」(《合集》10817)的形體摹為了「𠂔」,前者的右上部的形體中的兩豎筆明顯向下拉長,應該是「凡」,²⁹《字辭典》將它摹寫為「口」而將整個字隸定為「𠂔」是不夠準確的。³⁰

字形收錄容易出現的另一個問題是「一個字形誤認為兩個字形」和「兩個字形誤認為一個字形」的情況。這是同一個問題表現出來的兩個方面。

由於各種原因,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甲骨文有各種有別於現在的書寫習慣,如由於一個字占據了空間較大,本屬於一個字的兩個偏旁被誤認為是兩個字。這種現象就是裘錫圭先生提到過的「一字析書」。裘先生在文中舉了《合集》33193中的「𠂔」為例。因為這個字所从的「方」和「止」的字距過大,一個字占據了兩個字的空間,而被一些辭書和一些學者當作了「方」和「止」兩個字。而實際上這個「𠂔」是「衛」的一個異體,在卜辭中讀為防衛的「防」。³¹《詞典》有詞條「木方」,所舉辭例為《甲》600 上的「癸未王令木方止」;《辭典》也有「木方」條,所舉辭例出於《合》33193;《字典》「木」字條下列有義項「方國名」,所舉辭例與《詞典》一樣是出於《甲》600(所不同的是,《字典》加上了前辭「壬午貞」,並將上述二書中的「止」釋為了「之」);雖然在「木」字頭下,《字辭典》沒有為「木方」給出具體的辭例,卻有提到殷人的敵對方國「木方」。《甲》600 即《合》33193,其中的「木方止」就是「木𠂔」。也就是說,至少在目前所發現的卜辭中,是沒有所謂的「木方」的。四部辭書都沒有注意到「一字析書」的情況,而誤把从方从止的「𠂔」,當成了「方」、「止」兩個字。³²

《合集》9774 有字作「𠂔」(𠂔),經過陳劍先生的研究,這個字形是甲骨文中「殺」的諸多異體之一。³³《辭典》將這個字釋為「攷豕」二字,《字典》、

²⁷ 字形上有明顯界線的頭、手兩個部分被連成了一條直線,象腿的部分的斜線被摹成了略向右拐的弧線。

²⁸ 《詞典》,頁300。《文編》、《字編》都作未識字處理的。

²⁹ 也可能是「同」。但根據左豎筆長於右豎筆的情形看,是「凡」的可能性更大。不管是「同」還是「凡」,這個形體不是「口」則是肯定的。

³⁰ 《字辭典》,頁390-391。

³¹ 裘錫圭:〈甲骨文字特殊書寫習慣對甲骨文考釋的影響舉例〉,收入所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30。又,劉釗先生主編的《新甲骨文編》在「防」字後注曰:「卜辭或用『防』為『衛』。」參見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793。

³² 《詞典》,頁90;《辭典》,頁121;《字典》,頁640;《字辭典》,頁297。

³³ 陳劍:〈試說甲骨文的「殺」字〉,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9-19。

《詞典》、《字辭典》都未收錄這個字形，應該也是把這個一字的形體當作兩個字的形體來處理了。³⁴

由於合書或兩個字的字距較小或別的什麼原因，本屬於不同的字的形體被認作了同一個字的兩個偏旁或兩個部分的情況。

《字典》在其序言中提到過這種合文被認作一個字的情況，而且舉出了「小母」常常被誤作「母」為例證。³⁵但是《字典》在「女」字頭下收有「𡚦」、「𡚧」兩形，在後一字形之下有「為小母合文」的括注，這當然是正確的，而在前一字形下則沒有任何括注。兩個字形之間隔著多個字形，也不存在這個括注範圍上述兩形的可能。前一字形出自《佚》691（即《合集》2601），其中的「𡚦」其實也是小母的合文。可見即便注意到了合文被誤為兩字的情況，但真的遇到這種情況時也免不了會出現紕漏。³⁶

《詞典》在「密」字頭下引《安明》2674「甲午卜：取射咎乎（呼）密」作為「密」的辭例，認為這最後一字是从宀从山的「密」字。³⁷《安明》2674即《合集》31996，其中被釋為「密」的這個字，實際上是「𡚦」、「𡚧」兩個字，前一字可隸定為「宀」，後一字雖然不識，但不是「山」字則是肯定的。《字典》雖然認為「𡚧」不是「山」，但認為這個字从宀从𡚧，懷疑是「宀」的異體，也是把這兩個形體當作了一個字。³⁸裘錫圭先生最初也是把這兩個字當作一個字來看的，後來則認為是「宀𡚧」二字。³⁹《甲骨文合集釋文》、《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也都是當作兩個字來處理的。⁴⁰

《字辭典》有「𠂔」字，其所出甲骨字形為「𠂔」⁴¹、「𠂔」⁴²，所給的辭例為《合補》10437。⁴¹《合補》10437有「𠂔」作「𠂔」形，當即《字辭典》所摹寫的「𠂔」形。這個看起來是一字的形體實際上是「𠂔」兩個字。

有必要指出的是，雖然上述四部辭書在字形上有各種疏漏，但考慮到它們主要是以對字詞進行釋義而不是展示字形為主要職能，我們就不對類似問題做過多舉證了。

³⁴ 《辭典》頁434；《字典》頁334、頁326；《詞典》頁318、頁444、頁222（見「伏風」釋文，役字下無此字形。頁268釋為「殷」）

³⁵ 《字典》，頁3。

³⁶ 《字典》，頁1299。

³⁷ 《詞典》，頁542。

³⁸ 《字典》，頁832。

³⁹ 裘錫圭：〈釋秘〉，收入所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5。

⁴⁰ 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1564。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709。

⁴¹ 《字辭典》，頁161。

（二）釋字上存在的問題

字形摹寫或截圖準確之後，進一步的要求必然是釋字的準確。很多卜辭之所以晦澀難通，一個大的原因恐怕還是一些字未被考釋出來或考釋出來後未被正確釋讀。就辭書的編寫而言，釋字的多寡、準確與否，必然會對進一步的釋義工作有巨大影響。《辭典》、《字典》、《詞典》、《字辭典》由於各種原因，在這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欠缺。

如在賓組卜辭中用來表示貞人的「𠄎」、「𠄎」、「𠄎」等形，很早就被胡光煒先生釋作了「爭」；後來在字形上經過于省吾先生進一步論證，⁴²這個考釋結論在當時就已為學者們所信從。《字典》雖然注意到了于先生的考釋，但還是堅持將這個字釋為「夬」，⁴³不但在字形上毫無理據，而且在讀者看到相關釋文中的這個「爭」而需要更進一步尋求解釋時也很難在《字典》中查到。

甲骨文中有字作「𠄎」、「𠄎」、「𠄎」、「𠄎」等形，《辭典》、《字典》、《詞典》、《字辭典》皆釋之為「而」，並認為在卜辭中該字可用作「人名」、「族名」、「地名」、「祭名」等；《字典》還對其構形理據作了擬測，認為是「象頤下鬚毛之形」。⁴⁴林澧先生對比西周金文中的「馘」作「𠄎」、「𠄎」、「𠄎」、「𠄎」等形，再結合相關辭例，將上面被釋為「而」的字形也改釋為了「馘」。並認為該字的字形「疑象更古老的剝取頭皮之舉，即表現頭皮而附有下垂之髮」。⁴⁵此後不久，李圃先生也認為這個字應該被釋為「馘」，並認為這個字「象倒首長髮形……當為古代戰爭割敵首以計戰功之舉」。⁴⁶儘管對這個字的構形理據有著不同的解釋，但從字形和卜辭辭例看，林、李二位先生的考釋是正確的。上述三部辭書在初版時可能來不及吸收林、李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但是這三部辭書在新世紀都有修訂再版，卻依然沒能將這一考釋成果收錄進來，不能說不是一個疏漏；《字辭典》出版於二〇一六年，也沒有注意到這一研究成果，就更加讓人感到遺憾了！

有時候，對某一個字的其中一個部分的隸定是正確的，但對這個字的另外一個部分的釋讀卻有不夠準確的情況。如《辭典》誤將「𣎵」所从的「𣎵」釋為了「木」，從而將這個字隸定為了「柄」。⁴⁷又如《字典》誤將「𣎵」所从的「𣎵」

⁴² 于省吾：〈釋爭〉，收入所著《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90-91。

⁴³ 《字典》，頁285-286。

⁴⁴ 《辭典》，頁238；《字典》，頁1045；《詞典》，頁207；《字辭典》，頁154。

⁴⁵ 林澧：〈新版《金文編》正文部分釋字商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屆討論會論文（油印稿），頁9。

⁴⁶ 李圃：《甲骨文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68。

⁴⁷ 《辭典》，頁392。

釋為了「立」，從而將這個字隸定為了「𡗗」。⁴⁸又如《詞典》誤將「𡗗」字所从的「壬」釋為了「壬」，從而將這個字隸定為了「𡗗」。⁴⁹又如上面我們提到過的《字辭典》將「𠂔」(《合集》10817)的右上角所从「凡」釋為了「口」。⁵⁰

上面是釋字有誤的第一種情況，可以定義為「釋單字有誤」。下面要講的是第二種釋字有誤的情況：多字誤釋為一字，即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被誤認為一個字的異體。

甲骨文中一般作「𠂔」、「𠂔」的兩種字形，在《辭典》、《字典》、《詞典》、《字辭典》都是當作一個字來處理的。⁵¹經過裘錫圭先生的研究，前一字形應被釋為「見」，後一字形應被釋為「視」，至少在甲骨文階段兩者不是一個字。⁵²四部辭書將兩個不同的字當作了一個字，屬於「多字誤釋為一字」的情況。

甲骨文中「𠂔」、「𠂔」、「𠂔」、「𠂔」等字形，《辭典》、《字典》、《詞典》都將它們隸定為「相」。⁵³從現有的研究看，將「𠂔」釋為「相」是沒有問題的，⁵⁴但其後的「𠂔」其實是「𠂔」，「𠂔」其實是「𠂔」，而「𠂔」其實是「省」的異體。⁵⁵三部辭書將它們當作同一個字來處理，顯然屬於「多字誤釋為一字」。《字辭典》雖然沒有將上列四字都認為是「相」的異體，但將其中的「𠂔」也歸入「相」的字頭之下，⁵⁶也屬於「多字誤釋為一字」的情況。甲骨文中的「牛」一般作「𠂔」形，「廌」一般作「𠂔」形，⁵⁷而《字典》將它們都收錄在「牛」字之下顯然也屬於「多字誤釋為一字」的情況。⁵⁸甲骨文中的「彖」一般作「𠂔」形，「𠂔」一般作「𠂔」形，⁵⁹《詞典》、《字辭典》將它們都當作「𠂔」來處理，也屬於「多字

⁴⁸ 《字典》，頁 1098-1099。

⁴⁹ 《簡明》，頁 466。

⁵⁰ 《字辭典》，頁 390-391。

⁵¹ 《辭典》，頁 291；《字典》，頁 977；《詞典》，頁 285；《字辭典》，頁 94-95。

⁵²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見和視〉，收入所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 444-448。

⁵³ 《辭典》，頁 392；《字典》，頁 364；《詞典》，頁 405。

⁵⁴ 除了《辭典》收有我們現在釋為「相」的這個字形，《字典》和《詞典》實際上是沒有收入的。三部辭書都沒有為我們現在釋為「相」的字給出辭例。參見《辭典》，頁 392；《字典》，頁 364-365；《詞典》，頁 405-406。

⁵⁵ 參見《文編》，頁 222、223、183、228；《字編》，頁 206、194。

⁵⁶ 《字辭典》，頁 91。

⁵⁷ 《文編》，頁 565。

⁵⁸ 《字典》，頁 78。

⁵⁹ 《文編》，頁 555-556。參見陳劍：〈金文「彖」字考釋〉，收入氏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 243-272；可參內容在頁 248-249。

誤釋為一字」的情況⁶⁰。甲骨文中的「豕」一般作「𪚩」、「𪚪」等形，⁶¹與作「𪚫」、「𪚬」等形的字，⁶²顯然不是一個字，《字辭典》將它們都當作「豕」，⁶³也屬於「多字誤釋為一字」。

與「多字誤釋為一字」相反的是「一字誤釋為多字」。這裡略舉兩例。

甲骨文中有字作「𪚭」、「𪚮」、「𪚯」、「𪚰」、「𪚱」、「𪚲」、「𪚳」、「𪚴」等形體，《辭典》根據其形體區別，分別將這些字形置於「冊」、「典」、「𪚵」等字頭之下；《字典》則分別將這些字形置於「冊」、「典」、「𪚶」、「示典（合文）」等字頭之下；《詞典》則分別將這些字形置於「冊」、「典」、「𪚵」等字頭之下；《字辭典》則分別將這些字形置於「冊」、「典」、「𪚵」等字頭之下。⁶⁴經過謝明文先生與王子楊先生的先後研究，甲骨文中的這些字形其實都是「冊」字，只不過是因為組類和時代的差別而用了不同的字形表示而已。⁶⁵上面三部辭書將這些字形分別列於各個不同的字頭之下，屬於典型的「一字誤釋為多字」。

甲骨文中有「𪚷」、「𪚸」等形，《辭典》釋為「改」、「攷」，《字典》釋為「攷」，《詞典》釋為「攷」、「改」，《字辭典》釋為「改」（「改」、「攷」、「攷」）；甲骨文中又有「𪚹」形，《辭典》釋為「改」，《字典》按原形摹錄，未作隸定，《詞典》釋為「改」，《字辭典》釋為「役」。⁶⁶根據陳劍先生的研究，上述諸形其實都是「殺」字。⁶⁷上面四部辭書將這些字形分別列於各個不同的字頭之下，也屬於典型的「一字誤釋為多字」。

（三）釋義上存在的問題

對於一部釋義性質的辭書而言，釋義的準確與否是衡量其質量高下的關鍵因

⁶⁰ 《詞典》，頁 579；《字辭典》，頁 94-95。

⁶¹ 《文編》，頁 551-552；《字編》，頁 230。

⁶² 《文編》，頁 967-968；《字編》，頁 562。《文編》和《字編》都是將這類字形當作未釋字處理的。

⁶³ 《字辭典》，頁 228。

⁶⁴ 《辭典》，頁 213、頁 350-351、頁 440；《字典》頁 200、頁 490、頁 493；《詞典》頁 165、頁 349、頁 447；《字辭典》，頁 474、頁 476。

⁶⁵ 謝明文：〈「𪚭」、「𪚮」等字補釋〉，收入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新三十六輯（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 年），頁 99-109；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3 年），頁 38。

⁶⁶ 《辭典》，頁 316、頁 433、頁 204（四方風釋文）。《字典》，頁 334、頁 326。《詞典》頁 318、頁 444、頁 222；《字辭典》，頁 271、頁 16。在《詞典》「伏風」條釋文裡，是將「𪚹」釋為役的，但「役」字頭下無此字形；字頭「改」下列有此字形；這也可以當做釋文和字頭沒能整齊劃一的例證；參見《詞典》，頁 268。

⁶⁷ 陳劍：〈試說甲骨文的「殺」字〉，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9-19。

素；編寫這樣一部辭書，釋義的準確性自然是編寫者重中之重。由於種種原因，《辭典》、《字典》、《詞典》、《字辭典》在釋義上都或多或少出現過一些問題。

釋義上的問題大致有兩種表現：一是「釋義的錯誤」，一是「釋義的不夠準確」。

1 釋義的錯誤

造成「釋義的錯誤」無外乎「釋字有誤而導致的釋義有誤」和「釋字無誤而由其他各種原因導致的釋義有誤」兩種情況。上面說到的「而」（𠂔）就屬於釋字有誤而導致釋義有誤的情況。下面再舉兩例以作例證。

甲骨文有字作「𠂔」、「𠂔」等形，《字典》認為是「从臼从止从巾」，在卜辭中「疑為祭名」。⁶⁸《字典》認為該字「从臼从止」是對的，但認為其下部的「巾」是「巾」則是不正確的。裘錫圭先生認為「𠂔」應該是「象器物的架座」，从「臼」从「巾」可以解釋為象徵以兩手置物於架座」。並認為該字中間的「止」（也可以釋為「之」）是聲符。從字形上看，該形有「置物」之義，從古音上來看，聲符「之」或「止」與「置」又非常相近，因此這個字就是「置立」的「置」的本字。在卜辭中該字多有與「𠂔」、「庸」等樂器連用的例子，再結合《詩經·商頌·那》中「置我鞀鼓」的例子，裘先生的釋讀應該是正確的。⁶⁹《字典》的出版遠在裘先生的文章發表之前，沒能對這個字所表示的詞義做正確的解釋還在情理之中，《字辭典》成書遠在裘文發表之後，卻還是將這個字所表示的詞義解釋為「供品」和「祭名」就頗為讓人遺憾了。⁷⁰

「𠂔興有疾」在殷墟甲骨卜辭中是一句較為常見的成語，但對於這句話在卜辭中的意思，學者一直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究其原因，主要是最為關鍵的「𠂔」字沒有得到正確的考釋。「𠂔」有「𠂔」、「𠂔」、「𠂔」等異體⁷¹，《辭典》將它們釋為「骨」，認為就是「骨頭」的「骨」字⁷²；《字典》釋之為「𠂔」，讀作「骨」，並將這一成語解釋為「病害」⁷³；《詞典》也釋之為「𠂔」，讀作「骨」，並將這

⁶⁸ 《字典》，頁 866。

⁶⁹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收入所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38-39。

⁷⁰ 《字辭典》，頁 436。

⁷¹ 參見《文編》，頁 267-268；《字編》，頁 842-844。

⁷² 《辭典》沒有「骨」這個字頭；我們查到，《辭典》為「疾骨」的「骨」給出了「𠂔」、「𠂔」等字形，正是我們所要探討的這個「𠂔」。這也是《辭典》的釋文和字頭沒有整齊劃一的一個例證。參見《辭典》，頁 494。

⁷³ 《字典》，頁 463、頁 464、頁 1452。

一成語釋為「骨風有疾」，認為是「骨頭受風寒而有病害」的意思⁷⁴；《字辭典》釋之為「骨」(𠂇)，並將「𠂇興」理解為「骨盤」，將這句成語解釋為「骨盆有病」⁷⁵。其實這個字形是「象卜用牛肩胛骨之形」，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骨」的象形。裘錫圭先生根據徐寶貴先生的意見將這個字釋為「肩」進而訓為「克」。⁷⁶後來裘先生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認為，「克」是「能夠」的意思，「興」是「好轉」的意思，「肩興有疾」指的是「病情能夠好轉」，⁷⁷從而解決了「肩興有疾」這一令人困惑了將近百年的釋讀難題。上面四部辭書沒有能夠正確解釋「𠂇興有疾」這一成語，首要的原因還是沒有認出「𠂇」這個字來。⁷⁸

第二種是釋字無誤但釋義有誤的情況。

卜辭有「乍(作)口」一語，《辭典》將其解釋為「使役之人口」；⁷⁹又有「多口」一語，《詞典》將其解釋為「人口」、「眾生」之義；⁸⁰又有「至口」一語，《字辭典》將其中的「口」解釋為「地名」。⁸¹根據王貴民先生的研究，這裡的「口」就是「口舌」的「口」，「作口」、「多口」、「至口」在辭例裡表示的是「由口舌議論所引起的禍患的事類」，⁸²這個「口」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口舌是非」，並不是什麼「人口」，也不是什麼「地名」。

卜辭中有字作「𠂇」形，孫詒讓先生釋為「襄」，王國維先生釋為「衣」，王襄先生釋為「卒」。⁸³經過後來的研究，釋為「卒」的說法已為後來的學者所普遍接受。《辭典》、《字典》、《詞典》都將這個字形釋為「卒」並做了相應的釋義。《辭典》出有「氏族(方國)」、「地名」、「迅速」、「倉猝」等義項，《字典》出有「祭名」、「地名」等義項，《詞典》出有「地名」、「始終」、「突然」等義項，《字辭典》出有「全體(全部)」、「祭名」、「地名」等義項。⁸⁴據裘錫圭先生的研究，

⁷⁴ 《詞典》，頁 711-712。

⁷⁵ 《字辭典》，頁 566-567。

⁷⁶ 裘錫圭：〈說「𠂇凡有疾」〉，收入所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 480-481 頁。

⁷⁷ 參見裘錫圭〈說「𠂇凡有疾」〉一文的「追記」、「編按」、「附錄」。參見所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 482-484。

⁷⁸ 除了認出「肩」，認出「興」也是解讀這句成語的關鍵，限於篇幅，這裡就不做具體論述了。

⁷⁹ 《辭典》，頁 300；《字典》、《詞典》失收。

⁸⁰ 《詞典》，頁 240；《辭典》、《字典》失收。

⁸¹ 《字辭典》，頁 106。

⁸² 王貴民：〈試釋甲骨文的乍口、多口、殉、葬和誕字〉，收入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 122-135。

⁸³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以下簡稱「《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 1903。

⁸⁴ 《辭典》，頁 371 頁；《字典》，頁 936-937；《詞典》，頁 366；《字辭典》，頁 431。《字辭典》與前面三書不同，還是將我們釋為「卒」的字歸在「衣」字頭之下。

「卒」至少還有一個可訓為「完成」的義項。⁸⁵「卒」的這個重要義項上述四部辭書全部失收。卜辭中的「卒」常常出現在「貞：婦嫫娩，佳卒」、「貞：王勿卒」、「王勿卒告」等辭例中，這些辭例中的「卒」都是「完成」的意思，四部辭書都或多或少收有與之相類似的辭例，但都對其中的「卒」做了各自不同的解釋（《辭典》將這些辭例置於「迅速」這個義項之下，《字典》置於「祭名」之下，《詞典》置於「突然」之下，《字辭典》置於「地名」之下）。從義項完整與否的情況看，四部辭書都沒有「完成」屬於義項失收，而從為相關辭例給出的解釋看，則又屬於釋義有誤了。

甲骨文中「王疾齒，惟易」、「王疾齒，亡易」一語，其中的「易」《辭典》解釋為「治」；《字典》解釋為「更易」，認為「易齒」的意思是「換牙」；《詞典》解釋為「換」，又另解釋為「更易」，認為「易齒」是指「拔牙」、「修治」的意思；《字辭典》解釋為「消除災禍」⁸⁶《辭典》的解釋過於簡約，讓人抓不住重點。《字典》的「換牙」也讓人難以理解，就像姚孝遂先生在《詁林》裡所說的，「『齒更』乃小兒生理之常，此言『王疾齒』……不得以『換牙』解之」。⁸⁷《詞典》「拔牙」、「修治」的解釋似乎不是沒有道理，卻也沒有足夠證據予以支撐，讓人無法放心地信從。《字辭典》的「消除災禍」也似乎和「齒」扯不上關係。陳世輝、湯餘惠先生認為，這裡的「易」是「輕」的意思，指的是「病情緩和、平復」。⁸⁸姚孝遂先生在《詁林》中給「易」字條下的按語說道：「易當讀作『佚』……『佳易』、『亡易』謂平安與否也。」算是給了這種語境中「易」一個最為合理的解釋。

「取」自古至今都是一個常見字。但卜辭「帝取帚（婦）好」（《合集》2637）、「且（祖）乙取帚（婦）」、「大甲取帚（婦）」、「唐（湯）取帚（婦）好」（以上均見《合集》2636 正反）、「且（祖）乙取帚（婦）」（《合補》5554 正反）諸辭中的「取」向來沒有比較合理的解釋。影響較大的是姚孝遂先生讀「取」為「娶」，並與古籍中所提到的「河伯娶婦」聯繫起來，認為這是商王的祖先「唐」、「祖乙」、「太甲」等迎娶「冥婦」。據李宗焜先生在〈婦好在武丁王朝的角色〉中的論證，這裡的「取」實際上是「取走」的意思，「取婦好」就是「先王取去婦好的靈魂，意味婦好的死亡」之義。陳劍先生在其〈「備子之責」與「唐取婦好」〉一文中，

⁸⁵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祿」〉，收入所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62、頁376；另見王子揚：《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頁99-101。

⁸⁶ 《字典》，頁1064；《辭典》，頁349；《詞典》，頁346；《字辭典》，頁588。

⁸⁷ 《詁林》，頁3390。

⁸⁸ 陳世輝、湯餘惠：《古文字學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48。

對相關卜辭做了細緻的分析，並引金文與簡帛中的相關文例作為證據，證實了李先生說法的正確性。⁸⁹《字典》將這種語境下的「取」讀為「標」；《辭典》、《詞典》、《字辭典》的「取」字條下沒有給出相關辭例，也就沒有為這種語境下的「取」給出相應的義項。⁹⁰從語義學的角度講，《字典》將這種語境下的「取」讀為「標」屬於用義位 B 解釋義位 A 的情況。

2 釋義的不夠準確

有時候四部辭書給出的釋義宏觀地看是沒問題的，但在義素的微觀層面上的不夠注意則往往導致了釋義的有欠準確。這就是我們下面將要說到的「釋義的不夠準確」。從語義學的角度講，上文所說的「釋義的錯誤」屬於對詞義所包含的「核心義素」解釋的失誤，而下面所要舉的例子則屬於對詞義的「限定性義素」解釋的失誤。

(1) 用「上位詞」的詞義解釋「下位詞」的詞義

在甲骨文中，有許多詞的書寫形式一樣，表示的語義也大致一樣，但是在具體的語境中所指就有很大的區別。比如《辭典》是將甲骨文中屢見的「𠂤戊」這一人物解釋為「商王先妣」的⁹¹。就「𠂤戊」在甲骨文中的實際情況看，這樣的釋義是不夠準確的。因為同是「𠂤戊」在不同的卜辭裡可以表示「大丁」的配偶中以「戊」為名的配偶，也可以表示「祖丁」的配偶中以「戊」為名的配偶，也可表示祖甲的配偶中以「戊」為名的配偶，也可以表示武丁的配偶中以「戊」為名的配偶，還有一些單看辭例不知道所配是哪位先王的「𠂤戊」。⁹²如此眾多的「𠂤戊」顯然不是同一個人。但是，不管卜辭中有多少個「𠂤戊」，她們都確定無疑地屬於「商王」的「先妣」的。《辭典》這樣籠統地以「商王先妣」來對具體的「𠂤戊」作釋義，按照語義學的說法，屬於用「上位詞」的詞義解釋「下位詞」的詞義，必然會造成釋義的不夠準確。

⁸⁹ 李宗焜：〈婦好在武丁王朝的角色〉，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 年），頁 79-106；所引內容頁 99-100、頁 103。陳劍：〈「備子之責」與「唐取婦好」〉（word 版文稿）。

⁹⁰ 《字典》，頁 293；《辭典》，頁 328-329；《詞典》，頁 326-327；《字辭典》，頁 99。

⁹¹ 《辭典》，頁 319。《字典》有「𠂤」字條，將「𠂤」解釋為「讀為𠂤，卜辭用稱先祖之配偶」，只舉了「𠂤甲」作為辭例；卜辭習見的「𠂤王」、「𠂤庚」等並沒有出詞條及辭例；參見《字典》，頁 913。《詞典》分列了各種語境中不同身份的「𠂤戊」；參見《詞典》，頁 17。

⁹² 參見後文「示例」中「𠂤」字頭下「𠂤戊」條的解釋及所給辭例。

(2) 未能注意到詞義所指的範圍大小

卜辭中有「湄日」一詞。《辭典》認為是「自天曉後田獵之日」；《字典》認為是「天將明之時」；《詞典》認為是「終日」；《字辭典》認為與「一日之內，與終日同義」。⁹³《辭典》認為「田獵之日」不知何據，即便略有道理的「天曉後」，裡面的「後」的時間界限在哪裡，是在中午還是在下午還是在黃昏，是否當天的前半晚也可以包括進來，是頗為讓人費解的。雖然比起《辭典》來《詞典》和《字辭典》的解釋似乎精確一些，但「終日」或「一日之內」的解釋還是稍嫌籠統的，《字典》的解釋最為詳細，卻是將「湄」讀為「昧」的基礎之上的；將「湄」讀為「昧」在訓詁學和文字學上都找不到根據。據李宗焜先生和沈培先生的研究，「湄日」指的是「整個白天」的意思。⁹⁴《辭典》、《詞典》、《字辭典》對「湄日」一詞的所指的解釋顯得範圍過大，而《字典》的解釋又顯得範圍過於狹小了！

(3) 未能注意到詞義的區別特徵

「才（在）」和「于」是甲骨卜辭中習見的用於表示地點的名詞前的兩個介詞。對於用在地點名詞前的「才（在）」，《辭典》給出的解釋為「用於地名前」，《字典》給出的是「表示行為所涉及的處所」，《詞典》則徑直解釋為「在」而沒有給出更多的解說，《字辭典》解釋為「指示所在」；對於用在地點名詞前的「于」，《辭典》、《詞典》都徑直解釋為「表示在」和「在」，《字典》給出的則是「介詞，示所在也」，《字辭典》給出的是「指示所在」。⁹⁵綜合四部辭書所給出的解釋，這種語境下的「在」和「于」就是一對同義詞。那麼我們不僅就要問，這兩個詞的意思有沒有區別，如果沒有區別，同一個意思用兩個詞來表示就不符合語言簡潔的原則，如果有區別，在四部辭書中確實又沒有給出答案。其實，根據裘先生的研究，這種語境下的「在」和「于」是有區別的。相對來說「在」所介的地名較近，「于」所介的地名較遠。⁹⁶「在」和「于」的這種區別在黃天樹先生的〈《殷

⁹³ 《辭典》，頁 576；《字典》，頁 299；《詞典》，頁 573；《字辭典》，頁 190。

⁹⁴ 李宗焜：〈卜辭所見一日內時稱考〉，收入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新 18 期（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 年），頁 173-208；沈培：〈釋甲骨文、金文與傳世典籍中跟「眉壽」的「眉」相關的字詞〉，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年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9-46。

⁹⁵ 《辭典》，頁 59、頁 56 頁《字典》，頁 672、頁 510；《詞典》，頁 45、頁 29；《字辭典》，頁 583-584、頁 597。

⁹⁶ 裘錫圭：〈釋殷墟甲骨文裡的「遠」「𠂔」（邇）及有關諸字〉，收入所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67-176；所引內容在頁 168。

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所見虛詞的搭配和對舉》一文裡也得到了進一步證實。⁹⁷四部辭書都沒有注意到「在」、「于」的這種區別，導致了沒有能夠更為準確地對這兩個詞的意思做出解釋。

(4) 未能注意到詞義的情感色彩

「其」在甲骨卜辭中是一個常見詞。對於它在卜辭中的意思，《辭典》的解釋是「副詞」，《字典》和《詞典》分別解釋為「擬議未定之詞」和「副詞，表疑問語氣」，《字辭典》解釋為「副詞，對未來的揣測。」⁹⁸四部辭書的釋義不能算錯，但都沒能對這個意義的「其」做出最為準確的釋義。按照司禮義所總結出來的「其字規律」，在對貞卜辭中，一條卜辭的命辭中有「其」而相對的另一條卜辭中沒有「其」，則有「其」的那一個卜問是占卜者不願意看到的。⁹⁹也就是說，至少在對貞卜辭中出現的「其」是帶了感情色彩的。四部辭書都漏掉「其」的語義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限定性義素」，導致了沒有能夠準確地對這種語境下「其」做出解釋。

如果還去認真查找分析，在釋義的準確性上這四部辭書存在的問題一定還有不少（如「追」、「逐」的不做區分、「惠」、「隹」的不做區別等），在這裡我們就不過多地舉例了。

3 詞條、義項的遺漏

下面簡單談一談詞條、義項遺漏的情況。

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其實已經涉及到了詞條漏收的情況。比如上面我們說到過的「多口」，《辭典》和《字典》都是沒有收錄的。¹⁰⁰又如《辭典》中有「四方風」這一有關甲骨學的詞條，其中對《合集》14295中的一條卜辭作如下釋文：「辛亥卜，內貞：禘于北方，曰宛，風曰毳，求年。」¹⁰¹釋文中有「宛」與「毳」，不知道什麼原因，在《辭典》中卻不見到這兩字為字頭的相關詞條。

⁹⁷ 黃天樹：〈《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所見虛詞的搭配和對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頁89-95。

⁹⁸ 《辭典》，頁328；《字典》，頁486；《詞典》，頁326；《字辭典》，頁479。

⁹⁹ 參見 Paul L-M Serruys: “Towards A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Bone Inscriptions”，收入「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與文字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頁342-346。

¹⁰⁰ 《字典》以「字」為單位，並沒有單列雙音節乃至多音節的詞條，但是在「多」字條下，卻沒有見到「多口」的辭例，這也可以看作是詞條的失收。下面要提到的「至口」也屬於這種情況。

¹⁰¹ 《辭典》，頁204。

李學勤先生在〈甲骨學的七個課題〉談到甲骨文字研究時說：「在這（引者按：指甲骨文字）四至五千個字裡面，得到釋讀並為大家公認的，包括『一』、『二』、『三』之類不勞研究的字，肯定不及一半。」¹⁰²卜辭中有「其一用尸牛十又五」（《合集》32374）、「一用于大甲」（《合集》32030）等卜辭，其中的「一」似乎並非像李先生所說的那樣「不勞研究」。據陳劍先生的研究，這個「一」是範圍副詞，表示的是「皆」、「都」等意思；黃天樹先生同意此說，並對相關辭例做了更為深入的釋讀。¹⁰³四部辭書都沒有注意到「一」的這種用法，以至於在各自的相關詞條下都漏收了這個義項。¹⁰⁴

（四）辭例上存在的問題

釋義的準不準確，主要體現在為相應的義項給出辭例是不是能夠為釋義提供例證。好的成功的釋義著作其所釋的意義與所給的辭例是相得益彰的。反之，則有義項與辭例背離，讀者讀後會產生不明所以的困惑。

釋字和釋義有誤，其結果當然會導致給出的辭例與義項不相符合的情況。比如我們之前談到過的可解釋為「完成」的「卒」，相關辭例在《辭典》、《字典》、《詞典》、《字辭典》。裡都有收錄，但是相應的義項給出的都不是文例中所體現出來的實際意思。另外，卜辭中還有被裘先生讀作「卒」的「衣」。這些「衣」的辭例在這四部辭書中都有收錄，卻沒有哪一部辭書將這個「衣」讀為「卒」而解釋為「完成」的意思的。¹⁰⁵四部辭書釋字大致都沒有問題，但是釋義有誤，也就導致了義項和相應的文例不相符合的情況發生。

釋字釋義都無誤，也會出現有辭例與義項不相符合的情況。「口」是一個常見字，辭書都不存在誤釋的問題。「口」可作貞人名，也是這四部辭書都注意到的，《字辭典》更是標注為「第三期何組卜辭何組貞人名」，可謂詳細之至。但給出了的卻是有關「小臣口」的例子。¹⁰⁶這應該也屬於義項與辭例不相符合的情況。

下面我們要說的是給出的辭例裡面相關詞語與詞條中的詞語並不一致的情

¹⁰² 李學勤：〈甲骨學的七個課題〉，收入所著：《李學勤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頁134-142；所引內容在頁135。

¹⁰³ 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203-204；黃天樹：《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頁301-302。「一」用作副詞的例子為蔣玉斌先生審讀本文原稿時所指出的，在此謹志謝忱！

¹⁰⁴ 《字典》，頁1；《辭典》，頁1；《詞典》，頁1-2；《字辭典》，頁579。

¹⁰⁵ 《辭典》，頁268；《字典》，頁933；《詞典》，頁252；《字辭典》，頁431。

¹⁰⁶ 《字辭典》，頁106。

況。

如我們上面提到過的「作口」。「作口」作為詞條被《辭典》收錄，但《辭典》在給出辭例時，卻還用了《合集》21740的「作茲口」、《合集》22405的「作余口千」兩條卜辭。¹⁰⁷我們且先不管《辭典》對「作口」的解釋是否正確，詞條是「作口」，辭例卻是「作茲口」和「作余口千」¹⁰⁸，辭例與詞條顯然不相符合。

下面再說一說給出的辭例沒有注意到組類、時代區別的情形。四部辭書在為義項給出的辭例裡都沒有標明其所屬的組類。組類的區別對釋字釋義有著巨大的影響，陳劍先生的《殷墟卜辭的分期分類對甲骨文字考釋的重要性》與王子楊先生的《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對此多有論證，這裡不再對此做過多說明了。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給出的辭例在組類及其體現的時代特點體現得比較充分，讀者對所要查檢的詞語會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比如「婦好」是卜辭中多次出現且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只出現在典賓類、歷組、非王圓體類、花東卜辭裡面。前兩類是王卜辭，後兩類是非王卜辭，典賓類、非王圓體類和花東類卜辭都屬於早期卜辭，如果辭書將有關「婦好」的辭例作比較全面的展示之後，讀者就會根據辭例中所體現的組類和時代特點而得出「婦好」屬於一期卜辭中的人物的結論；雖然歷組到底屬於一期還是四期目前還有爭議，讀者也會根據婦好出現的類組和時代而對歷組卜辭的時代有一個比較合理的判斷。四部辭書的相關辭例都沒有注意到這個方面，那麼這裡的「婦好」就只會給讀者一個比較模糊的印象。¹⁰⁹

這裡再來談一談辭例所反映的某詞的語境問題。對於某個詞所出現的辭例，除了反映出時代特點外，還應該反映其語境特徵，這樣讀者對於相關詞語就會有更加深切的認識。還是以「婦好」為例子。相比之下，《辭典》給出的有關「婦好」的辭例比起《詞典》來要遠為豐富，比較能夠展示在那個時代「婦好」的身份、地位等狀況，但是要想對婦好更進一步的了解則依然顯得不夠全面了。卜辭中多有卜問「婦好娩」、「婦好有疾」、「婦好殂」的辭例，在歷組卜辭中，甚至有「禦菹奔于婦好十犬」（《屯南》917）的卜辭，對婦好的生育情況、生活狀態、健康狀況乃至死亡後的情形都有所反映，《辭典》、《詞典》沒有將這些語境中的「婦好」都例舉出來，顯示出來的「婦好」也就不那麼立體了。

¹⁰⁷ 《辭典》，頁300。

¹⁰⁸ 《辭典》給出的《合集》22405的釋文有誤。其中被釋作「余」的字形為「𠂔」，是一個未識字；被釋作「千」的字形為「𠂔」，應該被釋為「𠂔」。

¹⁰⁹ 《辭典》，頁542-543；《詞典》，頁382。

標點也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有時候甲骨文能不能讀通，就在於是否正確地對釋文進行了標點。《辭典》與《詞典》裡都有「条」字條，而且都在這個字頭下給出了「地名」這一義項，在相應的辭例裡，都給出了「……王往条」這條卜辭。¹¹⁰就給出的辭例來看，「王」是主語，表示動作的實施者；「往」是動詞，表示的動作是「到（某地去）」，「条」是賓語，表示的是「往」的目的地。義項是「地名」，給出的辭例也的確指向「地名」，似乎是密合無間的。而實際上上述二書給出的釋文是有問題的。這條辭例出於《合集》7902 上的卜辭，根據拓影（參見圖一）所顯示的情形看，所謂的「条」字上面應該是有缺字的（所缺字數不詳），其釋文應該是「……王往……遭」，這裡的「遭」（即《辭典》、《詞典》所謂的「条」）並不是「往」的賓語。用這條卜辭作為「地名」這一義項的辭例顯然是不合適的。《字辭典》將這個字釋為「多」，雖然沒有列出「地名」這個義項，但是在論及與這個字較為固定的組合時提到了「往多」，¹¹¹應該也是沒有正確理解《合集》7902 的緣故。



圖一 《合集》7902

下面再舉一個多條卜辭誤認為一條卜辭而使給出的辭例與義項不相符合的例子。

《辭典》「女」字條下列有「女奴」這一義項，給出的其中一條辭例為「王占曰，今夕其有至獲女，其于生一月晃」。¹¹²該條辭例出於《合集》10964 反。《辭典》所引用的文辭，其實是屬於兩條卜辭，其正確釋文應該分別是「王占曰：『今〔一〕月其有至』」和「至，隹（唯）母（毋）其于生二月」。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辭典》在引用該條卜辭時，不但有多條卜辭誤認為一條卜辭的情況，而且在標

¹¹⁰ 《辭典》，頁 304；《詞典》，頁 305；《字典》，頁 626。《字典》的該字之下，也有地名這個義項，但是沒有將該條卜辭作為的文例。另外，將這個字釋為「条」也是不正確的，應該釋為「(遭)」；參見本文「字形摹寫失真」中所舉例子。

¹¹¹ 《字辭典》，頁 145。

¹¹² 《辭典》，頁 105-106。

點和釋字上也有多個不夠準確的地方¹¹³，這裡一併改正。¹¹⁴儘管這條卜辭的誤引與錯釋文字有關，但多條卜辭誤認為一條卜辭是導致辭例與義項不相符合的主要原因。《辭典》用這條卜辭作為「女奴」這個義項的辭例顯然也是不合適的。

在甲骨刻辭中，辭例因甲骨本身的殘存而不完整的情況所在多有，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字詞典在收錄這類刻辭作辭例時將這些殘去的部分補全。我們這裡所要指出的是字詞典在收錄辭例時，出於某種原因，未能忠實照錄甲骨上的刻辭的情形。《詞典》在詞條「女辛」下列有「告于女辛，夷（唯）晨」一條辭例。¹¹⁵此例出自《殷虛卜辭前編》五·四八·一，也即《合集》23419，其文辭實為「己酉卜，即鼎（貞）：告于女辛，夷（惠）晨（晨）。十一月」。顯而易見，《詞典》在以此條卜辭作辭例時做了「去頭掐尾」的處理。

（五）對已有的和新的考釋意見未能給予充分的重視和全面的吸收

編輯任何一個類別的辭書，對已有的和最新的相關研究成果當然要充分而全面的吸收，這樣才能使詞條釋義更為準確，才能對相關學科的學習者和研究者起到參考啟發的作用。反過來，如果無視或輕視或雖然重視卻還是漏收已有的和最新的相關研究成果，那麼編輯出來的辭書在實用價值和學術價值上都會大打折扣的。

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列舉過四部甲骨文辭書的各種問題，其中就有對已有的考釋意見未能給予重視的情況，如《字典》將「爭」釋為「夬」；更多是表現在對新的考釋意見沒有能夠及時吸收，如四部甲骨文辭書對「而」、「置」等字的誤釋等。下面再對這類情況略舉三例以作說明：

甲骨文中有一字作「𠂔」、「𠂕」等形，早在一九三九年就由唐蘭先生釋為了「尋」字¹¹⁶，這一結論已為學界所公認。《字典》儘管注意到了唐先生的考釋，卻還是將這個字釋為「𠂔」，並認為其構形理據是「象雙手捧帛以為獻神或聘饗贊之禮」。¹¹⁷

卜辭中有字作「𠂔」、「𠂕」、「𠂖」等形，《辭典》、《字典》、《詞典》都沒有收錄，而《字辭典》是將這個字形收入到「先」這個字頭下面的¹¹⁸。這個字在一九

¹¹³ 釋字有誤的情況：「月」誤為「夕」，「隹」誤為「獲」，「毋」誤讀為「女」，「二月」誤為「一月」等。

¹¹⁴ 參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18。

¹¹⁵ 《詞典》，頁79。

¹¹⁶ 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43-146。

¹¹⁷ 《字典》，頁863。

¹¹⁸ 《字辭典》，頁137。

九〇年就被劉釗先生釋為了「敖」。¹¹⁹這一成果早已得到了學界的較為廣泛的認同。前三部甲骨文辭書在新世紀都有新版問世，《字辭典》更是初版於二〇一六年，卻都沒有將這一新的考釋成果吸收進來，不能說不是一個疏忽。

甲骨文中屢見「木月」。《辭典》認為是「月名」，其具體意思「待考」；《詞典》也認為是「月名」，但寫明「未知為何月」；《字辭典》則認為是「神名」，但「不知道具體指什麼神祇」；《字典》則將「木」和「月」分開來解釋，其中的「月」釋為「夕」，「木」則被認為是「杳之省形」，在卜辭中用為祭名。¹²⁰根據裘錫圭先生的研究，「木月」是一個比較固定的組合，也就是卜辭中所常見的「生月」，是「下一個月」的意思。¹²¹裘先生的成果最初於一九八八年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七屆年會」上宣讀，後收入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古文字論集》。《辭典》、《字典》、《詞典》等在出版的當時來不及收錄這一成果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這篇文章後來又在二〇〇〇年的《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輯上發表過，這三部辭書在新世紀都有新版問世，《字辭典》更是到了二〇一六年才出版，卻都不約而同地忽略了這一考釋成果。

「新時期內，『大家』眾多，『強手』如雲」，¹²²以前許多未釋的字現在都有了新的釋讀，以前已釋但釋得不夠準確的字得到了相應的補正，以前已釋但釋讀錯誤的得到了糾正。但這些考釋成果的大量湧現幾乎都是在新世紀之後，而現在較為通行的幾部甲骨文詞典又都是成書於上個世紀八九〇年代，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苛責前輩學者未能將這些考釋意見都吸收進來，《字辭典》成書較晚，但也有許多正確的考釋意見未能吸收，在客觀上顯現出了現有的甲骨文詞典不能展示當下甲骨文研究水平的尷尬。

（六）新的著錄材料和新的綴合成果未能加以利用

將近一百年前王國維先生就曾說過：「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¹²³現代意義上的古文字學的出現，正是由於一八九九年王懿榮在中藥的「龍骨」上

¹¹⁹ 劉釗：〈釋甲骨文藉、義、蟪、敖、戕諸字〉，《吉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頁8-13。後收入作者所著：《古文字考釋叢稿》（長沙：嶽麓書社，2005年），頁1-17。

¹²⁰ 《辭典》，頁121；《詞典》，頁90；《字辭典》，頁297；《字典》，頁640。

¹²¹ 裘錫圭：〈釋「木月」「林月」〉，收入所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38-343；所引內容在頁340。

¹²²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5。

¹²³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至學問〉，收入姚淦銘、王燕所編：《王國維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頁33-38。

發現了甲骨文字。僅就甲骨文研究而言，之後每有新材料的發現，都會在學界引發新一輪的研究風潮，都會將研究水平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如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年間對殷墟的歷次挖掘，一九七三年小屯南地甲骨和一九九一年花園莊東地甲骨的發現，其巨大價值與重要影響已廣為學界所熟知，相關論著中也屢有提及，在此我們就不再引述了。

在這裡我們想要說的是，即便是一些較小規模的發掘或零散瑣屑的發現所獲得的一些材料，或多或少也會對甲骨學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如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九年小屯村中遺址與二〇〇二年、二〇〇四年小屯村南遺址的發掘，並在二〇一二年根據四次挖掘的材料而整理出版的《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以下簡稱「《村中南》」）一書所收錄的有字甲骨中，就發現了不見於以往著錄材料的祭祀對象十六個、新見人名十二個、新見字形四十五個（包括當時能隸定和不能隸定的字形）；另外還有足以對以往的材料做補充的多個事類（如戰爭規模等）¹²⁴。又因為這批材料是科學發掘所得，所以出土地層結構清楚，甲骨上鑽鑿痕跡清晰，數量雖說不上大，但是無疑對甲骨研究的各個方面有著較為重要的意義。

又如《殷墟甲骨輯佚——安陽民間藏甲骨》一書，收錄的主要是殷墟周圍民間零星收藏的甲骨材料。因為是收集品，數量不多且鉅釘瑣碎，其重要性當然不能和科學的發掘物相比。即便這樣，這些殘碎的收集品對甲骨文的研究也還是較有意義的。僅就出現在這批材料裡的文字而言，就有「𠂔」（第43片）、「𠂔」（第289片）、「𠂔」（第382片）、「𠂔」（第1002片）等多個不見於其它甲骨著錄書籍的字形。¹²⁵

下面就以《村中南》著錄的材料為例，對新的材料有助於詞義釋讀的事實略作說明。《合集》22049中有「戊午卜：至妻御束父戊，良又（有）瘳」這麼一條卜辭。其中的「良」據姚萱先生的研究是程度副詞，意思大致相當於「甚」。¹²⁶但是即便姚先生的說法成立，在甲骨文中「良」用作程度副詞也只此一見，似乎還不足以讓人完全地信從。二〇一二年出版的《村中南》492中則有「丁巳卜：良瘳」這樣的卜辭，其中的「良」也用為程度副詞，從而給「良」在甲骨文中的這一用法又添加了一個堅實的例證。¹²⁷

¹²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51-60。

¹²⁵ 段振美、焦智勤、党相魁、党寧編：《殷墟甲骨輯佚——安陽民間藏甲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頁12、頁48、頁67、頁195。

¹²⁶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頁209。

¹²⁷ 黃天樹：〈甲骨文中的假設連詞「若」〉，《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頁114-118。

新世紀以來，出版的各種新見甲骨材料不在少數，其規模和價值當然不能和上個世紀甲骨的大批湧現和幾次大的考古發掘相提並論，但其意義卻也不容小覷。具體到甲骨文辭書的編輯上，使不使用這些材料，在字頭、詞條的完備性和釋義的準確性上以及辭書的整體質量上都會大有高下之別的。

除了相關材料的被發現之外，對已有的零散的甲骨材料的拼綴，也是促進甲骨學發展的有效途徑。黃天樹先生在為《甲骨拼合集》（以下簡稱「《拼合》」）所寫的序裡就曾說：「一門學科必須有新材料不斷出現才能永葆生機。甲骨學新材料的來源有兩條途徑，一是源於甲骨出土；二是源於甲骨綴合。」¹²⁸將甲骨綴合與新材料發現的重要性等同起來。而在新材料沒有能夠發現之前，甲骨綴合的重要性就愈加凸顯了出來。在綴合史上最早也最為有名的事例是王國維根據兩片殘辭的綴合在卜辭中找到了一條比較完整的商王世系，從而證明了《史記·殷本紀》中所記載的是基本可信的。

經過綴合，一些此前不明所以的卜辭能夠通讀了，一些此前不知其意的字詞能夠正確釋讀了，一些此前看起來支離破碎的材料更加完整了。

在《拼合》的序言中黃先生就舉了一個綴合有助於詞義確定的例子。一直以來人們對卜辭中的「湄日」有著各種不同的解釋。¹²⁹李宗焜在討論《合集》29803「旦湄至昏不雨」時認為這裡面的「旦湄至昏」與《合集》29907「湄日至昏」的意思相近，前者指的是「從旦一直到昏這段時間」，後者指的是「整個白天直到昏時」。從辭例上看，李先生的解釋是沒有問題的，但《合集》29907 是一條不完整的卜辭，「昏」後的文字殘去，作為例證似略顯不足。後經《拼合》172（《合集》28625 + 《合集》30137 + 《合集》29907）綴合，「昏」後可補上「不雨」二字，這樣「湄日至昏不雨」與「旦湄至昏不雨」就完全對應起來了，以此來作為「湄」可表示「遍、盡」「綿延」等意思的證據就顯得更加充分了。¹³⁰

因年代久遠和後來的保護不力，很多甲骨都支離破碎而難以卒讀，給基礎的釋讀和進一步的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擾，而綴合往往能使已經離散的不完整的甲骨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原貌而成為可資利用的寶貴材料。如《合集》80 拓影下部餘有「貞……勿……眾……」等三字，辭例既不完整，其意也就難於索解了。蔡哲茂先生在《甲骨綴合集》第 216 則裡，將這片甲骨的下部與《合集》68 片





¹²⁸ 黃天樹主編：《甲骨拼合集》（以下簡稱「《拼合》」）（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年），頁 1。

¹²⁹ 《詁林》，頁 582-583。

¹³⁰ 《拼合》，頁 5。

甲骨的上部綴合了起來，遂獲得了「貞：王勿亶眾人」這樣一條完整的卜辭。¹³¹


《合集》80 下部與《合集》68 上部的辭例，分散開來是無法被有效利用的。

《合集》24859 上有殘字作「」形，僅就殘存部分難以辨識出這到底是哪一個字。蔡哲茂先生在《甲骨綴合集》第 181 則中，將這片卜辭的下部與《南明》362 的上部綴合了起來，這個殘存的「」與《南明》362 上殘存的「」正好可以拼合成完整的一個字「」即「龔」字。¹³²如果不經綴合，這一分散兩處的殘字是永遠不會得到正確的釋讀的。

上面就「詞義的確定」、「辭例的完整」、「文字的釋讀」等三個方面各舉一例說明了綴合對甲骨文釋讀重要性。毋庸置疑，這些綴合成果對於釋義類辭書的準確性、完備性和材料的豐富性也都是大有幫助的。¹³³

（七）編輯體例上存在的問題

作為甲骨文的學習者，我們在使用以往的甲骨字典、詞典時，最為感到不便的有兩個地方：一是字詞查找的不便，二是查檢辭例出處的不便。

在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綜類》出版以前，相關辭書都是依照《說文解字》分部別居的方式來編排甲骨文字的，即便附有隸定之後筆劃檢索，但使用者（特別是初學者）在查找相關字詞時依然會感到不便。如「」在甲骨文中是一個常見字，熟悉甲骨文的學者們當然不難根據其隸定後的字形在辭書中找到對應的楷書字頭，進而查看相關的字形和相應的解釋。但對於不認識這個字的讀者，就不會知道這個字形隸定之後是什麼字，也就不可能在筆劃檢索中找到這個字；如果要在辭書中找到這個字，就必須一頁一頁地翻閱正文，直到這個字在正文中出現為止。也就是說，所謂分部別居、所謂檢字索引，在不熟悉甲骨文的前提下，不但沒有為讀者提供方便，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困難。換句話說就是，此類檢索方式便於通過楷書字頭查找甲骨字形，極不便於通過甲骨字形查找相關文字的楷書隸定。

在我們所列舉的四部甲骨文辭書中，《辭典》和《詞典》都是按甲骨文隸定之後的正楷字的筆劃多少為順序編排的，查字依靠的也是單一的楷書筆劃檢索方式，一般讀者當然很難高效地對這兩部辭書加以利用。實際上，即便是對甲骨文

¹³¹ 蔡哲茂：《甲骨綴合集》（以下簡稱「《綴合》」），頁 239。

¹³² 《綴合》，頁 215。

¹³³ 《字辭典》注意到了新的著錄材料，也利用到了新的綴合成果，但是這些材料和成果的利用還不夠充分。比如甲骨綴合的成果落合先生只引用到了蔡哲茂先生的《甲骨綴合集》、《甲骨綴合續集》和黃天樹先生的《甲骨拼合集》、《甲骨拼合續集》。

下過一番功夫有一定基礎的讀者，使用起這兩部辭書來有時也是會感到吃力的。如甲骨文有字作「𠂔」形，在《辭典》中被隸定為「𠂔」，在《詞典》中被隸定為「弄」。¹³⁴有讀者在翻閱了《辭典》之後想要參考一下《詞典》的解釋時，就會碰到根據檢索卻查找不到「𠂔」的情形；反過來也會有在先查閱了《詞典》之後，在《辭典》中卻遍尋不到這個「弄」的窘境。

《字典》是按《說文》分部別居的方式編排的，除了使用上述兩部辭書中的楷書筆劃的檢索方案外，還別出心裁地在目錄裡的每個相應的篆書字頭下給出了摹寫的甲骨文字形（《說文》所無的字不列字頭，直接給出所摹字形），相當於一部以《說文》部首為部居編排的小型甲骨文字表。這樣一來，讀者在閱讀中遇到不認識的甲骨文字時，可以直接在《字典》的目錄中找到對應的字形，從而查找到需要了解的那個字及其意義。比起上兩部辭書來，《字典》的這種檢索方法顯然更為科學，但是對於那些對《說文》部首不熟，或對甲骨字形了解不多的讀者，查找起來也還是比較麻煩的。就像如果不認識甲骨文中的「𠂔」，即便是有一定基礎的讀者，想要在《字典》中查找到這個字，也需要把整個目錄從頭翻閱到出現這個字形的頁面才行。

《字辭典》採用的是筆畫、字音、甲骨文字的偏旁三位一體的檢索方法，是目前為止最為科學最為便捷的甲骨文字的檢索方法，適合各個層次的研習者使用。但是該書是由日文寫成，迄今為止還沒有中譯本行世，而且所謂的字音指的也是日本的漢字讀音，因此，不懂日語的研習者想要有效利用這部著作，還是會有較大障礙的。

《字典》和《詞典》所收辭例的主要都出自舊有的著錄書籍。這些書籍出版時間不一，所收材料分散，體例各具特色，印刷質量又參差不齊；而且多數一經問世即成絕版，偶有個別再版的，但也因為印數不多、價格高昂等原因，為一般讀者所不敢奢求。總而言之，舊有的著錄書籍是極不便於讀者的利用的。為讀者方便起見，編輯相關辭書應該盡量引用較為易得的材料作為辭例出處。《字典》初版於一九八八年，《詞典》初版於一九九二年，二書的初版距離一九八三年出齊的《甲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集》」）已經多年，是有條件使用《合集》作為辭例的主要出處的，只有在某些辭例不見於《合集》或者《合集》上的拓片不如舊有的著錄書籍清晰的情況下，才可以考慮使用其它著錄書的材料以作補充。可惜的是，即使到了新的千年，這兩部辭書都先後有新版問世，但在辭例出處上

¹³⁴ 《辭典》，頁 277；《詞典》，頁 268。

卻都一仍舊貫，使用還是原有的文例，這樣無疑會對讀者核對原文造成比較大的障礙。在這兩部辭書中，對《合集》的材料還是有少量使用的，¹³⁵只是不知道出於什麼方面的考慮而沒有將《合集》作為最為主要的辭例來源。¹³⁶

在體例上，四部辭書還另有不夠完備的地方，比如有些表述不夠規範、有些釋文還有待劃一、對相關字頭沒有標註今音及上古音的音韻地位等等，¹³⁷在這裡我們就不多做舉證了。

上面我們分門別類地對以《辭典》、《字典》、《詞典》、《字辭典》為代表的、以釋義為主要目的甲骨類辭書做了較為詳細的分析，主要指出了它們在字形、釋字、釋義、義項安排、索引方式、吸收新舊研究成果等方面所存在的問題，情況比較複雜，往往會有一個問題引發多個其它問題的連鎖反應，如釋字的錯誤會導致釋義的錯誤，進而導致義項分合和文義不對等錯誤。而在上面所列舉的失誤中，有的是在成書的當時就存在的失誤（如將一般釋為「爭」的字釋為「夬」），有的則是學科的發展而導致的失誤（如「一」可用作範圍副詞表示「皆」）。

三 對未來撰寫甲骨文字典詞典的一點期望

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批評前人的不足。事實上先輩們的學養深厚，對甲骨材料的熟悉程度遠非我輩所能望其項背。更何況上面我們所指出的問題，多半是學科發展的某個歷史階段的局限使然。我們的目的是想在對上述問題做出客觀分析的基礎上，汲取教訓、總結得失，為編纂出更為理想的甲骨文辭書做準備。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認為編輯一部以解釋甲骨文中的字詞的意思為主要的甲骨文字典詞典是勢在必行的：

一是新的材料遞有發現、舊有的材料屢有新的綴合，這些發現和綴合需要在釋義性質的甲骨文辭書中得到體現。

二是新的考釋意見層出不窮。上文不止一次地提到過，釋義的準確與否，是衡量一部以釋義為主要目的的辭書質量高下的關鍵，對新的合理的考釋意見的吸收是決定釋義準確與否的重要基石。

¹³⁵ 如《字典》所謂「福」字條下的第一條辭例，頁16；「舞」字條下的第一條辭例，頁630；「生」字條下第4、5、6條辭例，頁688。又如《詞典》為「自稻」、「自澎」等條目所引的辭例，頁232；頁336多個條目所引辭例。

¹³⁶ 與《字典》、《詞典》不同的是，《辭典》、《字辭典》主要以《合集》為其辭例的主要出處。但《辭書》在為某義項給辭例不止一條時，往往是先列舉若干辭例，然後再在最後一條辭例後給出前面所有辭例的出處。這樣也頗不便於對應和查找原書。

¹³⁷ 《字辭典》為每個能確定讀音的字標明了該字在日語中的讀音、上古音和日語中所特有的漢音與吳音。

三是新的學說(如兩系說、分期分類的成果等)應該在辭書中得到全面反映。

四是已有的字典詞典遠不能反映當今的甲骨文研究水平,而且在客觀上也確實存在著比較多的問題。

正如前面我們提到過的,中國最為晚出的一部甲骨文詞典也出版於二十五年前。也就是說,將近三十年中國沒有一部新的體例較為完備的釋義性質的字典詞典出現,《字辭典》雖然出版於二〇一六年,但中國學者許多正確的考釋意見並未吸收,學界需要這麼一部辭書來反映學科發展的現狀以供各個層次的讀者使用;而且從客觀上來講,目前也確實具備編輯這樣一部詞典的各種條件(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條件外,電腦智能的運用也是之前所不具備的條件)。

僅就我們的見聞所及,當前從事於甲骨文辭書編撰的就有黃錫全、蔣玉斌兩位先生,他們分別將自己的著作命名為《甲骨學大辭典》、《甲骨文字詞合編》,而我們也正在編撰《甲骨文常用詞詞典》,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編輯這樣一部甲骨文辭書的時機業已成熟。

我們認為比較理想的甲骨文字典詞典應該具備「字形清晰且具有代表性、釋字釋義準確無誤、義項分合合理、辭例恰當且兼顧組類的區別與語境的特徵、檢索方便」等特點。希望通過相關學者的努力,能夠編輯出這樣一部體例較為完備、釋義較為精準的甲骨文詞典來,不但初學者可以據此對甲骨文的字義詞義有比較準確的理解,能夠由此通讀甲骨文中的大多數文句,而且學者們也可以以此作為參照,對已經得到解釋的字詞做重新的考量,對當前還未能做出解釋的字詞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附記：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中心老師多有指正,蔣玉斌先生、業師劉釗先生的指導尤多,在此並致謝忱。

補記

兩位匿名審稿專家對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很好的意見。作者十分感謝！

本文在投稿給《中國文字》後,又陸續做了大量的訂補(主要是將落合淳思先生的《甲骨文字辭典》作為案例之一增補了進來)。收到編輯部「二校確認通知書」時,才將訂補過的文本投寄過去。在極短的時間內,編輯老師又重新對訂

補稿的格式和各種錯誤，進行了全面的校正；此後文章又續有修改：幾經往復花去了編輯老師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作者在此深致謝意！

文章仍然存在的問題，當由作者自行負責。